

石武耕 譯
吳坤墉 校閱

阿爾貝·卡繆

Albert Camus

Réflexions
sur la
guillotine

思索
斷頭台

附錄
張寧
考論死刑



目錄

contents

- 005 出版者的一些說明
- 009 卡繆：思索斷頭台
- 010 在找到自己的答案之前，我想先看看人家的一代譯序
- 022 思索斷頭台
- 081 張寧：考論死刑

石武耕 譯
吳坤墉 校閱

附錄
張寧
考論死刑

UTOPIE

阿爾貝·卡繆

Albert Camus

思索 斷頭台

Réflexions
sur la
guillotine

Bureau
Français de
Taipei 1978

La publication de cet ouvrage a bénéficié d'une aide du Bureau Français de Taipei.

本書出版獲得法國在台協會的協助。

奪朱04

卡繆／思索斷頭台 (附錄：張寧/考論死刑)

Albert Camus / *Réflexions sur la guillotine*

思索斷頭台

作者 | 阿爾貝·卡繆 (Albert Camus)

譯者 | 石武耕

翻譯校閱 | 吳坤壩

考論死刑

作者 | 張 寧

中文校對 | 陳正益

美術設計 | 楊啟巽工作室

電腦排版 | 辰皓國際出版製作有限公司

印刷 | 辰皓國際出版製作有限公司

出版 | Utopie 無境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在場 | 精神分析叢書 | 總策劃 / 楊明敏

奪朱 | 社會政治批判叢書 | 總策劃 / 吳坤壩

地址 | 802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120號7樓之1

電話 | 07-2239100

傳真 | 07-2255307

Email address | edition.utopie@gmail.com

初版 | 2012年3月

定價 | 250元

ISBN | 978-986-85993-4-5

Original title : *Réflexions sur la guillotine*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2 Utopie Publishing.

Albert Camus

Réflexions
sur la
guillotine

目錄

contents

- 005 出版者的一些說明
- 009 卡繆：思索斷頭台
- 010 在找到自己的答案之前，我想先看看人家的一代譯序
- 022 思索斷頭台
- 081 張寧：考論死刑

一些 文版 說明的

阿爾貝·卡繆的「思索斷頭台」這篇文章，最早收錄於1957年由Calman-Lévy出版社出版的《思索死刑》（*Réflexions sur la peine capitale*）一書。在這本今日已然成為經典的集子裏，還有一篇重要的文章，是匈牙利裔的寇斯勒（Arthur Koestler）於1955年在英國出版之異議小冊「思索絞刑架（Reflections on Hanging）」的法語譯文；另外就是Jean Bloch-Michel 撰寫的序言，及一篇名為「死刑在法國（La peine de mort en France）」的研究報告。

1957年，在寇斯勒發動全國性之廢除死刑運動的兩年之後，英國開始逐步修法廢除死刑。但在法國，死刑依舊存在。

1979年，在《思索死刑》增訂版的序言中，Jean Bloch-Michel 寫道：「……別忘了，民主化的西班牙迫不急待地施行的第一項變革就是廢除死刑。這是在1978年12月6號舉行的制憲公投中做出的決定……如今，法國成為西歐唯一一個還有死刑的國家。然而我們可以相信這種情形不會一直持續下去……」¹

兩年以後，1981年的10月9日，通過國會表決，法國廢除死

1 · Arthur Koestler/Albert Camus, *Réflexions sur la peine capitale*, Ed. Gallimard, Paris, 2002, p.17。中文為筆者所譯。

刑。

2002年，在法國已經廢除死刑的21年以後，Gallimard出版社又出版了一個新的《思索死刑》增訂版。出版者強調：「為何要重新出版這些思索呢？除了這本書的歷史價值之外，也因為這個辯論並未終止；它成為了一個國際性的議題，所以換了個地方，而且範圍擴大。更因為這些在1957年能夠撼動法國的論點，在那些時至二十一世紀的開端還在執行死刑的、尤其是民主的國家，依然是切中要害的……」²

然後，Gallimard出版社2008年又單獨將卡繆的文章，加上將近一百頁的深入分析，在其Folioplus Philosophie叢書中出版了「思索斷頭台」³。這個叢書以高中生為對象；而這篇文章的經典價值，除了讓出生在已經廢除死刑的法國之讀者了解這個歷程，更重要的，是闡明死刑不是有效抑制犯罪的方法，並且比傳統社會的以牙還牙還要殘酷野蠻，還可能是讓國家、或者讓國家的掌權者將因其怠惰失職而養成的罪犯「毀屍滅跡」的手段。如果國家的暴力，託詞於一些理論與現實上都不能成立的理由，只是為了保護權位而殺戮，那麼民主，就必須是要對抗這樣的國家！因此，死刑的廢除，是現代民主國家邁向「社會的人性化（humanisation de la société）」過程中，一個重要的里程碑。

回顧阿爾貝·卡繆的「思索斷頭台」這篇文章的出版歷史，或許也就說明了我們認為應該在今日的台灣出版其中文譯本的理

2 · P.9, Ibid. 中文為筆者所譯。

3 · Albert Camus, *Réflexions sur la guillotine*, Ed. Gallimard, Paris, 2008.

由。可以說，死刑之存廢在今日的台灣尚且是一個意見極度對立的爭議。在期待這個命題真正進入理性辯論之際，卡繆的這一篇文章，可以對於尚未形成意見的讀者提供一種思索的角度，甚至對於支持或反對廢除死刑的人，也可以做為檢視自己意見是否足夠深思熟慮的參照。畢竟認識死刑、思索死刑之後，我們才能真正地支持或反對死刑。

在翻譯工作上，針對卡繆寫作的1950年代，當時法國與阿爾及利亞之社會政治氛圍的理解，法國社會學家Valentin Pelosse給予我們非常多的協助，在此特別致謝。我們也感謝林琪雯小姐對中譯文提出的諸多意見。

這本書的第二部分，則另外收錄了日內瓦大學張寧教授的「考論死刑」。

張教授具有深厚的史學素養，在法國從學於哲學家Jacques Derrida時，受到Derrida的啟發與鼓舞，因而開啟她最近十餘年來致力死刑研究的學術歷程。

「考論死刑」的初版刊載於中國的《年度學術》2004年版。這篇文章申論死刑的緣起與演變、各國執行死刑的樣態與官方說法、死刑存廢的論據與爭辯，相信可以幫助讀者對死刑本質有更全面的認識與思索。而張寧教授不僅同意我們收錄此文，更在百忙之際，為本書修訂出新版的「考論死刑」，在此特別致謝。

吳坤墉

2012年3月

卡繆：
思索斷頭台

的
想
案
答
之
前
，
我
想
先
看
看
人
家
的
在
找
到
自
己
的
代
譯
序

(1) 議題

我記得你那天的表情。我告訴你，我剛接的工作，是翻譯一本卡繆的書，你以為是小說之類的，我就大略跟你解釋了一下，這其實是一篇關於廢除死刑的文章。然後你安靜了幾秒沒接話。

你的疑慮溢於言表。在你印象中，沒聽過我主動對這個議題發表意見。但是我卻沒頭沒腦地，就要幫別人去做他們的運動。你不明白我在想什麼。

而我明白的是，我想多接觸一些說法，就是因為我自己對這一切也不太明白。

我知道有些人受到冤枉。我知道世界上有些人是人渣。我知道報復不能修復損害。我知道受傷的人的確會悲痛會渴求報復。我知道我害怕行使暴力手段的政府。我知道我希望政府能替我們除去禍害。我知道有些案子疑雲重重。我知道有些案子罪證確鑿——許多片段的知道，堆疊起來，卻變得什麼都不知道了。

我不敢說我的意見，是因為我說不出一整套有頭有尾、能說服自己也說服別人的意見。那麼，就不要管它了，不好嗎？如果是別的問題，類似相機要買Canon還是Nikon、大衣該選黑色還是

海軍藍之類的問題，也許是無所謂的吧。沒意見就沒意見，把爭辯的工作留給那些有熱情與知識的專家，其實也不太要緊。問題是，一旦事涉生死，就容不得我們這樣逃避了。因為我們都會在面臨危險時感到自己對死亡的恐懼，都會在受到傷害時希望別人去死；因為我們都會自問，哪個才是我自己，或是我要選擇什麼樣的自己。因為這關係到我們想怎麼過完往後的人生、想要生存在什麼樣的社會。

雖然我們，我猜你也跟我一樣，對於這個煩人的問題暫時還給不出那麼篤定的答案。我們這樣才比較像正常人，不是嗎。但是，確實也有些人，不但確信自己找到的答案，還很積極地想要說服別人接受他們的答案。

其中一位就是這篇文章的作者，阿爾貝·卡繆。

(2) 作者

我知道你讀過他的《異鄉人》。那本篇幅簡短、語句明白、場景具象的小說，可惜沒什麼「劇情」。他寫的其他的東西，你稍微翻過，但也不是很有興趣。

不過，他這個人，你說不定會覺得還滿有趣的。可能比他的作品還戲劇些。

你可以先試著google一下，關鍵字「卡繆」、「加繆」或「Camus」。你首先會讀到：他是法國作家，拿過諾貝爾獎，小說、劇本、隨筆、社論都有在寫。他親身投入抵抗納粹的地下組織。然後，你會在google圖片那邊看到一位長臉型男或叼煙、

或微笑、或思索的照片。所以，這個人兼具了才華、豪邁、俊美（所以，不讓人意外地，他女朋友也很多。人帥真好）。聽起來好討厭，不是嗎。後來他還真的英年早逝了。

但他並不是生下來就是天之驕子。他的出生地不是巴黎，而是阿爾及利亞東部的康士坦丁，從法國內地看來偏遠到不能再偏遠的偏鄉。他在那裏成長，直到大學畢業。他的家族是十九世紀就響應政府號召，前往阿爾及利亞「開墾」的那一批法國移民，但他們家並不是什麼養尊處優、居高臨下的殖民者，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，他們不是那種天龍人。他們是住在貧民社區的那種勞工階級，雖然是白人，卻是白人當中的底層。當時的阿爾及利亞理論上是「法國內地的一部分」，但是你不難想見，對於阿拉伯人的同化政策其實從未落實：雖然你跟你的「鄰人」在同一個空間生長，但你們卻過著不同的生活；你相信這裏就是你的家鄉，你的鄰人看你卻始終是「外來者」——時至今日、在世界上的某些角落，我們似乎也見過的情境。

他一歲的時候，爸爸就死在一次大戰的戰場。他對爸爸僅有的印象，就是你等下在這篇文章一開頭會讀到的「爸爸去看砍頭」的故事；其實他在《異鄉人》、以及還沒寫完的《第一人》也都用過這個橋段。或許，這段既模糊又明確、既近身又遙遠的經驗，逐漸形成了他對死刑的反感。不識字的寡母與外婆把小卡繆拉拔長大；原本，他外婆是希望他小學畢業就去做工的。多虧了小學老師堅持：「你家小Albert有天份不唸書可惜啊」，還幫他找獎學金，才讓他上了中學、進而半工半讀唸完了大學。

他的寫作生涯是從新聞工作開始的。25歲那年，卡繆成為了《阿爾及爾共和報》（*Alger Républicain*）的記者，主跑政治、司法、社會線，同時身兼副主筆與書評。二戰爆發後，身在法國內地的他又投入了地下抗戰報紙《戰鬥報》（*Combat*）的工作。這些經驗讓他看到更多社會百態：在報導工作上，他見到的是罪犯的面目、以及法庭的實況。在抵抗運動上，與納粹的戰鬥以及與共產黨的不歡而散，讓他體會到：若將集體理想置於個人尊嚴之上，可以造成多大的災難。

他一直自我認定是地中海的陽光男兒。不像那些巴黎的文人，他不會堆積華麗的詞藻、言必引經據典。他更像尼采，喜歡直指人心。他在小說、劇本、隨筆等作品中一再傳達的兩個核心觀念也不難懂，你可能也聽過，就是「荒謬」與「叛逆」。不過他賦予這些關鍵詞的含義跟平常的用法不太一樣，要注意一下就是了。

這兩個概念其實是扣連的。他認為，這個問題在於「荒謬」，而這個問題的解答就是「叛逆」。大家都活得很無奈、很莫名其妙，無論你是不是努力付出、行善積德，到頭來都會死，大家都不想死但是還是得死，死了好像就什麼都不剩了。人類，他會想要知道他的生命、或是這個世界的意義是什麼。可是他倒楣、淒慘的地方就在這裏。要嘛，他找不到意義，要嘛，找到的意義很鳥。以前，我們還能期盼神會來救我們，可是現在也沒有神可以相信了。無情的時間，摧毀、抹消了我們珍惜的一切。人生到頭來什麼都不剩，做什麼努力都是徒勞無功；就像薛西佛

斯，永遠在推他那顆爛石頭。這就是「荒謬」。

一般人想到這裏大概就灰心了，搞不好都去諮商師那裏掛號了。但卡繆卻沒有因此變得頹喪、苟且或虛無。對於荒謬的宿命，他提出的對策說來一點也不複雜：就算生命沒有現成的意義，但我們還是可以勇敢面對這個事實，並活出自己界定的意義。我們不但不必放棄思考自己的生命，我們還可以有所行動，由此創造、展現自己的價值與尊嚴。就算沒有結果，也不要放棄過程；即使沒有永恆，至少還有當下。就像安西教練說的，如果現在放棄，比賽就真的結束了。這樣一來，你問心無愧、勇者無懼，就獲得自由了。這就是卡繆的「叛逆」。

因此，他「叛逆」的對象正是看似無可抗拒的「荒謬」。他的反叛不但沒有那種目空一切的破壞性，反而有一種堅定的信念、一種積極的熱情。不過，因為叛逆的終極目的是維護意義與尊嚴，所以必須切記：就算是為了良善的、正當的目的，也不能採取邪惡的、不正當的手段。壞事就是壞事，不管你有再好的理由，壞事就是壞事。要自我要求，時刻保持心智的清明，克制自己的衝動，記住對於原則的堅持。要順應良心，即知即行，明知不可而為之。

依照他的觀念，如果他覺得做什麼事是對的，那就應該立刻起而行，做點什麼。於是他做了。

所以他寫了這篇文章。

(3) 閱讀

現在，我們可以一起來讀他的這篇文章了。

坦白說，我第一次讀到這篇稿子時，我雖然能夠理解他部分的論點，但在更多的地方，我卻感到一種距離，甚至有些排斥與厭煩——或許是因為，他的立場太堅定了、語調太自信了。這本書的主題是死刑，立場是反對死刑。目的則是說服像你、我、你我的親友這種熱情沒他那麼深、立場也沒他那麼堅定的平凡讀者。我們都記得江國慶的不幸。我們的惋惜是真的。但是我們也記得陳進興，以及他所製造的不幸。我們的忿恨也是真的。所以，我們的猶疑與動搖也是真的。

但是卡繆自己也不是沒有動搖過。他有許多投入地下抵抗運動的朋友都死在通敵政府與德國人手上，因此二戰勝利、法國展開肅清時，他也一度支持死刑，主張對那些人進行「嚴厲的報復」。但是他很快就放棄了要仇人償命的念頭，並回歸到他的原初主張：反對一切死刑。1957年，他寫出了這篇「思索斷頭台」，自此成為廢死運動的代表性文獻。因為要說服的對象是1950年代的法國讀者，卡繆列舉了許多當年的時事作為例證，也提及許多當時的法國社會人盡皆知的常識。對21世紀的我們來說，這些掌故可能讓這本書略顯晦澀，但是作者意圖傳達的，其實只是一些並不複雜的論點。

所有反對死刑的論述都會提及「誤判的可能性」，卡繆的這篇文章也不例外。無論是死刑的支持者或反對者，對於「須避免司